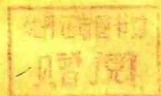


吴北鸾论稿

张克 陈曼平

黑龙江朝鲜民族



吴兆骞论稿

张 克 陈曼平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字数：128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统一书号：10296·176 定 价：1.45元

序

黑龙江的宁古塔，辽宁的尚阳堡，曾经是清代文士的流放之地。有清一代，因科场案致先后流放到这两个地方的清代士人则以数十计。清初名士吴兆骞，顺治丁酉流徙到黑龙江的宁古塔，以其文名之盛，一时朝野震动。是的；诗人在清初诗坛上拥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是一位复兴边塞诗的诗人，又是一位从事反帝斗争诗歌创作的先导者。诗人既热爱祖国的美丽山河，同时又关心重大的政治斗争，这两项题材，构成了他的诗之创作的源泉，并形成其诗歌内容的基调。仅这两项功绩，亦足可使诗人不朽的。诗人除部分的诗歌慨叹其身世之外，绝不写身边琐事，更不写风花雪月。从整体看，他的诗具有悲壮之美；虽少振拔之气，却有一股顽强不屈的力量在。清初著名的爱国诗人中有顾炎武、陈子龙、屈大均等，各以其不同的题材和感受，反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吴兆骞则又以崭新的题材，独特的感受，反映了他的政治热情与爱国情思。

诗人的这一成就，引起了清初文坛许多名士的深切注意，他们决心想营救吴兆骞了。而参与营救吴兆骞使之放归京都的纳兰性德、徐乾学、王渔洋、徐钊、顾贞观等，有的系文坛盟主，有的是朝廷显贵。这班人都有意识地卷入到这场科场案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可以想象到诗人吴兆骞决非等闲之辈了。由于纳兰性德、顾贞观等人的从中斡旋，终使这位流放诗人在宁古塔住了二十三年后回到了清朝的京都——北京。纳兰性德等人的这一壮举，结束了吴兆骞近于

半生的悲剧，这在当时仍然是一桩朝野震动的大事。

但是，诗人很不幸，生前不消说是很寂寞凄苦的，而身后的数百年，研究他的人又屈指可数。《秋笈集》从徐乾学刻印以来，一直存于世间。然而问津者呢？几无可奉告。从这一角度看，吴兆骞的悲剧远没有结束。这几年，国内学者开始措意于清代诗文。有的同志开始注意诗人吴兆骞及其著作的研究，打破了数百年冷落的局面，殊为可喜。近年来，我院的张克、陈曼平二同志，在工作之余，对吴兆骞及其著作作了切实认真的研究。《秋笈集》中所能涉及到的领域，作者都刻意搜求，细加研讨，每一方面的问题，都撰写成专题论文。这对于推动吴兆骞乃至整个清代诗文研究，无疑会起到十分有益的作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本书的作者，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诗人吴兆骞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独特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及其作品的审美价值，都可以在他们的论文中得到回答。

东北和黑龙江的古代文学，特别是有清一代的文学是异常丰富的。研究这一宗珍贵的历史遗产，应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宗文化遗产有其显明的地方性。这正是东北和黑龙江的文学研究工作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本书的作者远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将对吴诗作一项普及性的工作，编选一本《吴兆骞诗选》这样的书，作为本论文集的姊妹篇。作者的研究计划，是切实可行的，是值得肯定和嘉许的。我愿他们谦虚谨慎，永不满足，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张 凤

序于牡丹江师范学院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目 录

论吴兆骞的流徙及创作·····	1
异军突起 边塞奇葩	
——试论吴兆骞的边塞诗创作·····	15
论吴兆骞前期的诗歌·····	28
略论吴兆骞的东北咏史诗·····	41
吴兆骞《辽西组诗》漫议·····	53
吴兆骞与长白山·····	62
论吴兆骞的审美观·····	72
论吴兆骞的文学事业及其思想风貌·····	88
论吴兆骞在清代文学中的地位·····	101
吴兆骞与清初诸名士·····	115
吴兆骞师友考略·····	128
《秋笳集》之东北地名考·····	141
附录	
古代黑龙江文学初探·····	147
试论杰出的女真族诗人完颜亮·····	167
清代初期宁古塔流人著述篇目·····	184

论吴兆骞的流徙及创作

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是江苏吴江县人。1657年（顺治丁酉年）因科场案而被流放到黑龙江宁古塔，长达廿三年之久。从他流徙的前前后后及其所创作的大量诗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不幸和痛苦、正义和爱国的诸种生活历程。故其流徙一举，不能不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造成他几乎是一生的痛苦，一方面却又使他成为东北边塞诗和抗俄爱国诗歌的第一个写作者，以及黑龙江——东北文化的开拓者。我们研究吴兆骞，既要考察清初统治者对待文人士子的政策及所造成的悲剧；又要考察研究流放文人所建树的丰碑。

（一）

明季士人的风气，最喜结社。这种结社活动，不仅仅在诗酒流连，作应试之举，一般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太仓人张溥、张采所创办的著名的复社，始是反对阉党的一个核心组织，一些有名望的气节之士，如陈子龙、夏允彝、顾炎武、张煌言等，都是复社的中心人物或与复社有密切的关系。迨清朝入主中原，这时社集中人物由统治阶级内部反阉党的斗争转变而以民族矛盾为主体的抗清斗争，具有浓厚的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这种结社活动一直到清初一段时期内还在延续着。年轻时的吴兆骞，也是慎交社的发起人之一。陈去病在《五石脂》中叙述慎交社的盛况及这些文士之自负的情状：“汉槎长兄兆宽、次兄兆夏，才望尤夙著，尝结慎

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翕然从之。……当慎交社极盛之际，苕文尝来吴江。一日汉槎与之出东郭门，徘徊垂虹桥，忽顾视苕文，引袁淑对谢庄语曰：‘江东无我，卿当独步。’其放诞如此。”因此他们在诗酒流连之中，见于清兵南下，自然免不了要抒写家国之思。吴兆骞自己作的《虎邱题壁二十绝句》的序中这种家国之思曾托名刘素素抒发得异常沉痛的：“是年豫章大乱，妾随母避乱山中，既而北兵肆掠，遂陷穹庐，痛兄姊之各分，念家山之入破，肝肠寸断，血泪双垂，薄命如斯，真不减土梗浮萍。”清政府有鉴于士人结社穹反清政治倾向，一方面于顺治初年，连年开科，通过科举考试，把广大的知识人士吸引到清政府这边来，给以官爵地位，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这种分化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借科场案和继之兴起的文字狱，对貌合神离或思想不能就范之汉族士子实行残酷的迫害。吴兆骞就是这一政策的受害者。

王先谦的《东华录》细致地记载了顺治十四年这场科场案牵涉到的当事者所受到的严厉处罚：

十一月辛酉，刑部审实江南乡试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猷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铨等俱革去举人。……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从王氏的记载中，我们可了解这场科场案的原委，同时了解到清统治者对他们处罚的严酷。流放宁古塔，算是最轻的处罚，实际也是缓期的死刑，因为一经流放塞外，几乎无例外地不能生还，俱客死他乡。吴兆骞是罕见的例外，是借得纳兰性德、徐乾学等显贵的资助，赎金赎回来的。因此吴兆骞的归来，并不是清政府的开恩，更不是为他平反，而是

金钱起作用的现金交易。

吴兆骞的流徙宁古塔，除乾隆年间新开辟的流徙新地——新疆外，可说是绝北绝远之地。在古人的著作里，那是个绝塞荒原、人迹罕至的地方，不免使人毛骨悚然。例如《吉林通志》卷115《寓贤杨越传》上介绍宁古塔：

是时宁古塔，号荒徼，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乱石断冰，与老树根相蟠亘，不受马蹄。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哭林噪，行者起踣其间，或僵马上。

而在无名氏的《研堂见闻杂记》中，对宁古塔的介绍更足使闻者戒途，行者却步的：

按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诸流人虽名拟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向来流人俱徙尚阳堡，地去京师三千里，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得活，至此则望尚阳堡如天上矣。

上述两则有关宁古塔的情状，在三百多年前的清初时期，大体属实，不算夸张。从流徙之地域看，是如是恶劣；从流徙之安排看，是拨给各地驻防旗人为奴、或当苦差，并不是来此苦寒之地当自由的老百姓的。不过有些读书人偶被将军、都统看重，请他们到府上当家庭教师，或准许其在当地开馆授徒，那当然比给披甲人为奴要好得多了。而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不幸中的有幸者，他受到都统巴海的器重，做了他家的家庭教师。严格说来，吴兆骞就是没有饱尝尽流徙的苦楚，诚如他在《寄顾舍人书》（《秋笳集》卷八）中云：

七月十一日至戍所，戍主以礼见待，授一椽于红旗中，旧迁客三四公，皆意气激昂，六博围棋，放歌纵

酒，颇有朋友之乐。然一身飘寄，囊空半文，赖许总戎康侯、孙给谏汝贤，解衣推食，得免饥寒。

他总能够得到别人的资助，因而能够饱尝粗粥淡饭，不致挨饿，委身沟壑；而且还可以博奕、吟诗，为生活助兴，解心中烦闷。因而文中说“颇有友朋之乐”，或说“穷愁中，亦饶有佳况”，这在流徙的人中算是最好的景况了。住的方面呢？其子吴樞臣在其著《宁古塔纪略》中说：“余家在东门外，有茅屋数椽，庭院宽旷，周围皆木墙，沿街留一柴门，近窗牖处，俱栽花木，余地种瓜菜，因无买处，必须自种”。除了这是草房之外，别的似无可厚非，门窗附近，载满花木瓜菜，环境清幽，瓜菜满园，虽要亲手栽种，但可丰衣足食。

再说吴兆骞等流戍之地宁古塔。二十多年中，中土流人有千余家之多，流人中有善贾者，有精农者，有饱学之士。因而不过二十余年，宁古塔的面貌大大改观，变得道路通畅，人烟稠密，货物齐全，商贾大集的地方了。我们看下列著作中的几项记载：

吴兆骞《寄顾舍人书》中云：

宁古塔自（康熙）丁巳后，商贩大集，南方珍货，十备六七，街肆充溢，车辆照耀，绝非昔日陋劣光景。流人之善贾者，皆贩鬻参貂，累金千百，或至有数千者。唯吾侪数子，以不善会计，日益潦倒，然弟亦不能弃捐笔与酒削卖浆，逐锥刀之利，短褐藜羹，任之而已。吴樞臣《宁古塔纪略》云：

后因吴三桂造逆，调兵一空，令汉人俱徙入城中，予家因移住西门内，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从此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

景。

杨宾《柳边纪略》中云：

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移宁古塔将军镇之。中土流入千余家，西门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

是流人中的士子促进了宁古塔等地的文教事业。清初宁古塔以北，是荒寒地带，文化落后。当地人民，尚处半游牧时代，不甚懂得农桑等事，遑论文教事业。流徙士人带来了少量书籍，借此传播文化知识，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柳边纪略》介绍他们带来的文化典籍：

宁古塔书籍最少。唯余父（指杨安城）有五经、《史记》、《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历代古文选》；周长卿有《杜工部》、《字汇》、《盛京通志》。……吴兆骞来宁古塔时也带来了一些书籍，但在老羌之役中，散失大半、杨、吴等流戍东北，都以教书为业，因而都为当地的文教事业尽力。吴振臣《宁古塔纪略》曾叙述其父以馆谷为业的情况：

乃皇天默佑，荷戈二十三年，百冷辟易，疾疢不作，所遇将军无不怜其才，待以殊礼。穷边子弟，负来传经，据鞍弦诵，彬彬乎，冰山雪窖之地，翻成说礼敦诗之国矣。

二

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王朝开科取士。吴兆骞的父亲吴晋锡，做过明朝的永州推官，广西布政使等官。在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他曾在湖广地区联合农民军奋勇抗击清兵，受到过南明王朝的嘉奖。清统一西南，吴晋锡乃入九嶷

山落发，拒不食清禄，堪和王船山、顾炎武等气节之士并称。但他们对应征和应试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应征为官是不贞，而应试晋爵是凭自己的本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晋錫拒征，却同意兆騫兄弟应试。哪知这正好是自投罗网，铸成了吴兆騫一生的不幸和痛苦。

兆騫父子对清政府开科取士的真实意图并不很了解。同时可以看出一部分士人的怯懦和妥协，表明他们不想继续贞烈的遗民，而凭本事要去为新朝服务了。一方面表示着“我凭本事做事吃饭”，一方面士大夫的矜持是不能够轻易放弃的。因而对清政府监视、笼络知识分子的意图缺乏足够的认识。顺治帝之亲加复试江南举人，用两个卫兵夹着一个应考者的所谓复试，是侮辱考者的人格，损害名誉的做法。这对一个思想尚未完全就范的吴兆騫来说，蒙受这种耻辱确实是无法忍受的。他当场大声疾呼“焉有吴兆騫而以一举人行贿者乎”，而这正是清王朝要加害于吴兆騫的最好的口实和罪状，乃当场逮捕，先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宁古塔，禁锢终身。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小小的反抗举动，差一点招致杀身之祸。吴兆騫当然没有意识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震惊之余，不免大喊冤枉。他在《戊戌三月九日自礼部被逮赴刑部，口占二律》的诗中道：“精卫悲难尽，哀此啼鹃血未干，若道叩心天变色，应叫六月见霜寒。”诗中用的两个典故，除了呼冤喊屈之外，似也有仇恨反抗的用意在。但反抗之意是异常微弱的，并且很快地转入申述他的“无辜”而遭系，切望得到清统治者的开恩和朋友的援救。他在《秋夜寄计甫草》中说的“献赋未知圣主意，行吟还待故人来”，正表示着他的深沉的用意。但是清统治者并非因

此而对吴兆骞开恩。他在赴宁古塔沿途所作的为数甚多的诗以及他写给旧友顾贞观等人的书信中，可窥见他绵绵不尽的错综复杂的哀怨之情。

他不止一次地呼喊他的流戍之远：

与君万里同羁戍，无那孤蓬更极边。（《将发沈中过子长饮怅然有作》）

明发单车别，谁怜绝域人。（《抚顺别孙赤崖、刘逸民》）

匝地关山千里去，极边辽海一身来。（《沈阳旅舍赋示陈子长》）

身陷绝域，自然不胜其乡关之思：

旧业凋残归未得，望乡何处更登台？（《沈阳旅舍赋示陈子长》）

褴褛敝裘归未得，几回弹铗叹无家！（《晓起》）

敢望余生还故国，独怜多难累双亲。（《出关》）

征途咫尺迷孤嶂，残梦依稀认故乡。（《早发尼失哈》）

他慨叹不幸的遭遇尤甚于屈原：

汨罗犹是江南地，始觉灵均未可怜。（《五日阻水年马河》）

由此认识到恃才自傲的过错及对世途无知：

文如刘峻终无命，愤到嵇康始海才。（《沈阳旅舍赋示陈子长》）

世途吾拙甚，不敢望银潢。（《七夕次喇伐朵洪》）

因而悲不自胜，如滔滔流水：

风波满眼泪，对尔益增伤。（《卞生过饮》）

日暮江流风雨外，滔滔东去不胜情。（《高丽营》）

吴兆骞在宁古塔写给顾贞观和计甫草的信件中，则侧重叙写其流戍之苦况，情真意切，无此经历者不能道一语，这是在挚友面前得以一倾其衷肠，写得悲恻动人，任何人读了都为之感动。

历叙其酷寒之苦，亲友之思：

三年执别，万里伤悲，故国音尘，殊方羁鞅，飘踪如线，惋悵何言！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陶陶孟夏，犹著敝裘，身是南人，何能堪此！（《与计甫草书》）

离别三年，关山万里，冰天凜冽，积雪嵯峨，索处穹庐，轸忧终日，遥思我友，劳佇何如！（《与计甫草书》）

回念老母，茕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虽欲自慰，只益悲辛。（《寄顾舍人书》）

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悲怨和眼泪，甚至赎金赎回之前前后后，似也是百感交集，仍然是涕泪交流。如“多少冰天迁客泪，待君归奏建章台。”（《都统郎公奉使塞外赋此奉赠》）如将理归装离宁古塔之时，与戍所流人中的友好“饮钱无虚日，皆相持哭失声，不忍别。”回到京师之时，则又是“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宁古塔纪略》）他经历了这场浩劫，留下的只是委曲和容忍，往日的锋芒已不见半丝影子了。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中曾美化了康熙皇帝，把兆骞生还之功记到了他的帐上：“洎乎长白山赋入，天心嗟叹，温诏下颁。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益振。”其实是不真实的。如前所述，吴兆骞之归，全是他的至交赎金贖归的，功在三、五挚友间。其子这样写，那大概是另有深意，这是子弑于父于心都是十分稳妥的，而且显然也博得一点光彩，因为“天从嗟叹，温诏下

颌”，因而吴兆骞的“才子之名益振”。吴振臣从乃父的经历中得到教训，言语行动十分审慎。由此可知李益符对吴兆骞及其《秋笳集》的理解是最剴切的，在其《春冰室野乘》中称《秋笳集》道：“惓惓故国，不忘沧桑之感；触绪纷来，始悟得祸之由。”这使我们懂得，吴兆骞之愤怒抗争之念何以逐步消失，而只是“南朝旧事休回首，浊酒明灯泣数行”，与“不作穷途哭，谁知阮籍哀”了（《与友人夜饮》和《有感三律次陈子长韵》）。

三

吴兆骞的贡献是在于他开辟了一个边塞诗的新天地。在他二十三年流放生活中所描写东北边塞风光和我国军民抗击沙俄侵略的爱国诗篇，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弥足珍贵。至于抗俄的诗篇，则可视作为史诗，是帝俄对我国侵略的最早的见证记录，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吴兆骞在流放期间，足迹遍布黑龙江中下游两岸，踏遍牡丹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绥芬河、兴凯湖、图们江、长白山、小兴安岭、完达山，饱览了为诗人平生所未见到的东北奇景。那“东方之乔岳”的长白山，那名闻中外的东北松花江，那作为木材之宝库的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在古代诗人中谁见得？有谁道过？而吴兆骞作为古代诗人中的第一个描绘了原始森林的奇异世界，长白高峰的万千景象，和松花文的行云流水，由此填补了偌大的一个空白，不能不在中国文学史中放射出异彩来。我们看那挺立于万仞高山之巅的苍苍林海，天连树，树连天，它们遮天百里，匝地千年，简直也是神禹的造化之功！森林财富不独是林木本身，里边潜藏着东北之宝——人参、貂皮、熊掌之类，于林海之中亦可

信手可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兆骞不仅是状写东北之宝的第一个诗人，而且也是东北之宝的首先宣传者。我们且看这首诗：

朝辞石栈乱石巖，暮宿苍林万仞前。
灌木遮天余百里，崩榛匝地自千年。
栖冰貂鼠惊频落，蟄树熊罴稳独悬。
闻道随刊神禹绩，崎岖曾未到穷边。

（《大乌稽》）

如果说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个浩瀚林海中平静的多趣的世界，则下列一诗中所描写的又是一个天地：

连峰如黛逐人来，一到频惊暝色催。
千年冰雪晴还湿，万木云霾午未开。
坏道沙喧天外雨，崩崖石走地中雪。
明发前林更峻绝，侧身修坂倍生哀。

（《小乌稽》）

吴兆骞对祖国东北的长白山，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称它是“东方之乔岳”。他用不同的文体，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对长白山加以礼赞。在诗人的笔下，首先展示了长白山非凡的气势：

长白雄东北，嵯峨俯塞州。
白雪横千嶂，青商泻二流。
迥临沧海曙，独峙大荒秋。

登封如可作，应待翠华游。（《长白山》）

但诗人却还把长白山当作一个宝藏来描写的。长白山不仅巍峨挺拔，气势磅礴，而且东北宝藏荟萃于此。诗人感到用诗体不足以尽意，乃改用赋体，以状写长白山之花鸟虫鱼、奇禽异兽、修木峻岩、飞瀑流泉。长白山宛如一座自然

博物馆，向人们展示着它的万千奇景。

长白山独尊于东北群岳：

猗兹山之峻极，眇群岳而独尊。……洵东极之神
隰，诂西昆之可埒？

长白群峰笔立，高可扪天：

乃群峦结瑶以峻起，千岩削玉以攒立。……仰重霄
兮可扪天，俯下方兮无极。

长白黑松，绵亘三百余里不见日月：

爰有黑松巨林，跃蔓黝邃：

翬天有极，蒙地靡际。

山巅挂流百丈，声若惊雷：

挂流曾碧之表，沧波空翠之隈；

倒银潢而半泻，矫皓蜺而迴飞。

长白之奇，奇在聚宝：

若考其环奇所窟，宅珍玮之所景；

彰则夜珠流于素波，颀玉摅采于青罔；

人蓼抗茎于楸阴，良楛挺筍于松柏。

诗人写作《长白山赋》，殚精竭虑。虽有炫异之处，但感情充沛，词藻富赡，状写长白山脉之雄奇壮丽，百态千姿，为古今绝唱。诗人在塞外生活，接近于他的生命之一半的时间，其足迹所到之处，细致实地的观察，饱蘸浓墨，用诗赋等文体，来反映东北的自然风光，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以及和他们的交往，并由此结成的深厚友谊。一方面看出吴兆骞写作的边塞诗之丰富充实的内容，一方而我们理由说，宁古塔、牡丹江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是吴兆骞的第二故乡。因此对塞外一木一草，一山一水，都充满着挚爱的感情。

俄罗斯帝国的势力在明末清初已开始向黑龙江流域扩展，先后在中国东北边地强建雅克萨和尼布楚城，作为深入侵略黑龙江的桥头堡。在顺治、康熙年间，帝俄侵略者曾多次入侵黑龙江的一些地区，但都被清军和当地人民所击退。这几次抗俄斗争既有史可稽，亦因有吴兆骞的抗俄诗篇可证。这些诗反映了诗人对祖国边疆的高度热爱和对入侵者的无比憎恨。试看《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

乌孙种人侵盗边，临潢通夜惊烽烟。
万骑晨腾响朱戟，千帐夜移喧紫驼。
安东都护按剑怒，麾兵直度龙庭前。
驼帐连延亘东极，海气冥蒙际天白。
牙前大校五当户，吏士星陈列严鼓。
龙江水黑云半昏，马岑雪黄暑犹积。
战气遥开野人部，军声欲扫昆弥兵。
苍茫大碛旌旗行，属国壶浆夹马迎。
卷芦叶脆吹长歌，雕鞬弓矢声相磨。
料知寇兵鸟兽散，何须转斗摧连营。

在入侵者面前，军民之间同仇敌忾之威武雄壮，扫灭敌寇之坚强决心，天地万物之同气相呼，侵略者之不堪一击，边疆人民慰劳清军，此情此景，俱跃然于纸上。这诗中所写真是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这类诗篇，可和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人士所写的抗英诗篇相媲美，并且早了二百年之久，其不朽价值似当不能等闲观之。

直接描写清军与沙俄侵略者作战的还有七律《秋夜师次松花江大将军以兵先济于道旁寓目即成口示同观诸子》：

落日千旗大野平，回涛百丈濯歌声。
江深不动鼉鼉窟，塞迥先驰骠骑营。